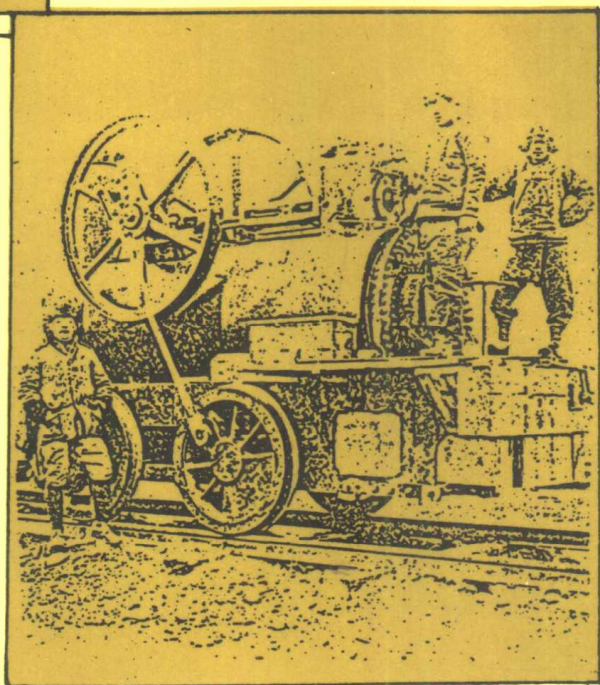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中國



社會論文集

谷風出版社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論文集

谷風出版社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論文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者：本社編輯部

出 版 社：谷風出版社

發 行 所：中和市景安路79巷15之2號

出版日期：1986年11月

郵撥帳號：0777817—3 謝成忠帳戶

局版台業字第3649號

定價：250 元

編者的話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學術界舉辦了“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學術討論會，學者、專家、代表以及美國學者六十餘人，參加了這次討論會，另有日本、英國學者，向討論會提交了論文。

討論會共收到論文三十三篇。與會代表就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中外關係，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辯。

這本論文集，所收十六篇論文，均由作者文責自負編者只在文字上略有修飾，篇幅上稍加刪節。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不同觀點的交鋒，必將促進學術繁榮。但願這本論文集能對史學界進一步探討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起一點有益的作用。

本社編輯部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錄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運動

——中產階級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

建思想·····	蔡尙思	1
評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	李華興	31
“廣學會”在維新運動時期的宣傳活動·····	顧長聲	55
略論梁啟超的《新民說》·····	陳匡時	75

辛亥革命時期中產階級革命派教育改革

初探·····	武克全 潘君祥	90
論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危機·····	〔美〕費惟愷	111

革命派的分裂與章太炎的口號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析·····	王有爲	148
海外華人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貢獻·····	俞雲波	164
辛亥革命在上海·····	〔英〕伊懋可	180

辛亥革命時期日帝陸軍的侵華陰謀

——以《上原勇作關係文書》爲中心·····	吳 杰	198
論早期改良派人物對洋務派從依附到批判		

的發展·····	陳 絳	217
孫中山先生關於經濟建設的設想·····	朱伯康	246

論十九世紀後半期日中兩國的振興實

業政策·····	〔日〕依田熹家	262
----------	---------	-----

開採礦權被斷送經過的剖析

——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觸目驚心的一頁…	姜 鐸	302
清末收回銅官山利權運動……………	沈 寂	321
美國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歷史的		
新動向……………	〔美〕柯 文	347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學術討論會綜述……………	夏林根	389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運動

—中產階級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

蔡 尚 思

先聲明一下：既較重要而又爲人們所少談及的部分，是本文的主要內容。我要讓歷史事實出來講話，自己不要大講空話。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範圍頗廣，中產階級各派的反孔反封建，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這裏暫不評述反帝部分。中國近代史上的新思想運動或者也是一種新文化運動，這可分爲三個階段來說，即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今人多知道“五四”時代有新文化運動，而少知道辛亥革命時期也有它的新文化運動；多知道陳獨秀、吳虞、魯迅、蔡元培等是前者的主要人物，而少知道他們也是後者的重要人物；多知道一九一八年魯迅指出仁義道德的吃人（《狂人日記》）和一九一九年吳虞發表《吃人與禮教》，而少知道一九〇九年鐵崖發表《名說》，指出“名教殺人於無形”。……前後二者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辛亥革命時期，在政治上是以進行民主革命爲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封建傳統思想爲中心。就這個反封建思想而論，是超過了戊戌變法時期，而爲五四運動時期的前驅的。它是戊戌

變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一個過渡時期，其作用在承上啓下，歷史是少不了這樣一個時期的。

辛亥革命時期即清末民初的中產階級包括小中產階級與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中產階級在內，其中的革命派很複雜，主要包括了民主主義（也稱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三小派。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運動或前期新文化運動，據我看來，其主要內容，約有下列十多個問題。

一、以民主革命反君主專制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流派，它的特點就是力主西方的民主革命，即反清代王朝，又反中國封建的制度及其思想。換句話說，其反對清朝，最主要的是反封建君權而不是反滿族。民主主義革命派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反封建思想。當孫中山識破了康有爲那種保皇尊孔的保守面目時，也流露出了反孔思想，他認爲這個“壞透了的孔學家是一文不值的”（此根據《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孫中山》轉引日本、美國人的話）。保皇與尊孔，“是一文不值的”。這也有反孔反封建的含意呀！

首先，中產階級革命派的旗手是孫中山，政治上僅亞於他的是黃興，思想上僅亞於他的是朱執信。這些人的力倡民主革命與比較全面的革命爲大家所熟悉，恕我在這裏避免重複了。可是有一個重大問題必須交代一下，以免學術界史學界老是把孫中山與章太炎混爲一談。

一九〇六年，孫中山在《民報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

特別重要的是以民主主義反只持民族主義者，他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試看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却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我們定要以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參加的聽衆馬上多次“大鼓掌”，可見民權革命比民族革命更得人心，爲革命者所熱烈擁護。孫中山和鄒容、陳天華等均反對秦始皇的君主專制。章太炎對專制君主明太祖與秦始皇，却是頂禮膜拜和宣揚的。這就是孫中山一派與章太炎一派的尖銳對立。

其次是鄒容、陳天華。

人們多只看見章太炎與鄒容的民族革命的一面，而少見及二人相反的一面，相反的一面是什麼，只要一讀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革命軍序》就得了。鄒容的本文有時強調排滿的民族革命，有時強調學習法、美等國的民主革命。他最欽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是盧騷、華盛頓；最宣傳的革命口號是自由、平等；最大目的是：

定名“中華共和國”。

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民主革命。反過來，章太炎的序文却

只強調民族光復而反對民主革命，如說：

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

這已經同鄭容唱對臺戲了，但這還在一九〇三年。直到一九〇八年，章太炎還在《民報》上發表《代議然否論》，公然反對歐美式的中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鄭容異於章太炎之處，還有痛斥秦始皇的專制政體與愚民政策，反對儒家忠君之教等等。

陳天華也同鄭容、孫中山站在一起，而同章太炎等處於對立面。一九〇五年的《絕命書》把革命派分為排滿的民族主義與反專制的民權主義二者：

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按此指民權主義）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復仇論者所云，仍為政治問題也。

這同前引孫中山說的是完全一致的。

柳亞子一九〇七年在《復報》發表《民權主義！民族主義》一文，文末口號“民權主義萬歲！民族主義萬歲！中國萬歲！”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民權民族同時並重的革命者。

二、以“女權革命”反男權夫權

以蔡元培為首的一些人創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女學，為女學生講革命史，教她們去暗殺統治者。金一，即金天翮，從中

國教育會歸，痛女界的被高壓，就大宣傳這方面的思想。他提倡“女權革命”，既爲前古所未有，而在清末革命者中，和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金一如此爲佔人類半數的婦女大鳴不平也是非常突出的。他多從民權的角度出發而不純從無政府主義出發，是民主主義的女權，而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女權，所以被當時人稱爲“女界的盧騷”。

他著《女界鐘》一書時，在一九〇三年，舒新城是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專家，却把它的時間弄錯爲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竟相差達十年之久。

金一關於女權的言論不少，其尤著者有二點：

他先從過去女子在奴隸教育史上的地位論起，認爲全部中國教育史可用“奴隸”二字概括之。這“奴根”遍植於東亞大陸，達三千年之久，舉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和所謂人師、女宗、名臣烈女，都是奴於君、相、聖、賢、英雄豪傑，“大兒文周孔，小兒張程朱，以及其他野蠻時代鬼簿上之人物，奴界不一，更皆自不自尊自立之教育而來，”而女子是“奴之奴”連奴隸的教育也無法得到。他特別指出明太祖所說：“我若不是婦人生，便把婦人都殺了”是無異於禽獸的聲音。日本鈴木力的《活教育》也是“女界的大罪人”。

他認爲男女各占半數，合起來才成整個人類，排斥女子於教育之外，是“偏枯之教育”國家定會受病，正像一個人的身體：“其左部不仁，則右部亦隨之而廢”。

他再從今後女子在民主政治上的地位，斷定“女權革命”的已經到來。劃分“十八十九世紀之世界，爲君權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之世界，爲女權革命之時代”，這兩大革命之來龍

交叉以入於中國。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為大時代的新陳代謝是由“君權”到“女權”，而不是由君權到民權。儘管女權也在民權之內。他却熱情洋溢地祝願：

吾願貢文明之花圈，張獨立自由平等三色之徽幟，以祝我中國女權之萬歲也！

吾更願異日中國女子……得舉大統領（按即大總統）之職也！

女權萬歲！同胞萬歲！中國亦萬歲！

不僅如此，又出誓言：“總之，二十世紀新中國新政府，不握於女子之手，吾死不瞑目，願吾同胞亦死不瞑目！”這就幾乎近於民國時代有人主張以女子為中心的政權了。

金一的女權革命論，儘管極其激烈，可是同時也露出馬足來，例如，他說：“吾欲置維多利亞於美利堅，舉威爾明那（荷蘭女王）於瑞士。……我中國必有此一日”，這還不是以男子為中心的舊政權麼？他說：“巾幗而欲含有新造中華之資格，捨教育其仍無由”，“其所代替與復權利者亦首以教為歸”，這還不是改良主義派的舊方法麼？他如以中國女子的守寡為“獨優於世界者”，以卓文君為劣性醜行，以婢妾為“品性卑污”而要把女子“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等等，更簡直像一個老封建者老禮教家了！這也可以看出生在舊社會的一個人要求他有完全的新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

柳亞子在當時既以“人權”“亞盧”等為筆名，而又自署為“中國少年之少年”，他立即為金一《女界鐘》寫了一篇《後序》，成為堅決反對封建反禮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說：

中國女權之萌芽，其摧折踐踏也久矣。強權暴肆，公理淪

亡，謬種流傳，暗無天日；而鯁生狗曲，復鼓吹種種不平等之學說，……束縛禁制於靈魂之界，使不得逞，曰扶陽抑陰也，曰夫爲妻綱也，曰三從七出也；曰無才是德也。吾聞其言，未嘗不怒髮冲冠至於千丈也。恨吾身生於千載以後，不能舉千載以前造言作俑之人執而殺之，傳其首於五大洲，以正文明公敵之罪也！

他自恨生得太晚，無法執殺儒家祖師，傳其首到全世界示衆。這是何等的痛斥男權！他接着指出：“吾女子之特質”，比之男子有“獨優者”，並舉出庚子之變，聯軍八國入京等例爲證，這又是何等的稱讚女子！就爲中國女子大鳴不平這一點而論，柳亞子既是並時無兩，而後來“五四”的女權論者也似乎比不上他的激烈。

柳亞子還於一九〇四年寫了一篇《哀女界》，他說：

夫中國倫理政治皆以壓制爲要義，有人人爲壓制者，亦即人人爲被壓制者，其利害猶可互劑而相平；獨施於女子則不然。

女子異於男子的是普遍性的奴隸：

二萬萬同胞女子，……束縛馳驟二千年於茲矣，奴隸於禮法、奴隸於學說、奴隸於風俗、奴隸於社會、奴隸於宗教、奴隸於家庭，如飲狂泉，如入地獄。女子異於男子的是人類中的“最不幸者”。

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國人，而中國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

這同後來的無政府論者師復說的“其女子則始終爲囚徒之囚徒”即奴隸的奴隸，何等的相似！但在這裏，不要忘記：清末的

金一、柳亞子和民初的師復的異點在於前者是把女權同民權結合起來的，是民主政權的，所以一個被看做“女界的盧騷”，一個以亞洲盧騷爲筆名；後者却是不要任何政府的無政府主義派。同年，陳獨秀也發表《惡俗篇》等文，指出：“世界上無論什麼事件，都逃不出情理二字。……可恨我們中國人，於婚姻一事，自始至終，沒有一件事合乎情理。……”一九〇九年，謝震還在《女報》上發表文章，強調男女要否守節必須平等。

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更具體地痛斥“夫爲妻綱”等禮教爲“胡說”。

上面舉的幾個實例，金一、柳亞子、陳獨秀等是理論，秋瑾是婦女，這裏應當再補述一個不大被人們注意的言行一致者，這就是蔡元培，他的夫人死在一九〇一年以前，媒人爭來替他介紹對象，他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竟反而自動向媒人提出男女婚姻絕對平等的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不相合，可離婚。媒人以後面兩條爲可駭。他徹底反對封建禮教的片面虐待婦女等，真是開風氣之先的頭一個人。比之章太炎直到一九〇二年還以“中國舊有”婚姻制度爲“美俗”之一，反對“事事更新”，一九一三年的再舉行婚禮，竟自撰注重禮教的證婚詞，真是大有天淵之別。

清末宣傳女權的刊物盛極一時，如一九〇二年創刊的《女報》，一九〇三年創刊的《女子世界》，一九〇六年編的《中國女報》，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神州女報》（內有《神州女界新偉人秋瑾傳》等文），在日本刊的《女學報》、《留日女學

生雜誌》等數十種，以及日本人著《女界魂》、《女子新世界》、《世界十二女傑》；中譯本《世界女權發達史》，中國人編《虛無黨女英雄》等書。

三、以“家庭革命”反族權父權

與柳亞子《哀女界》一文的發表，不僅同一年份，而且同一刊物的，有《女子家庭革命說》，作者爲丁初我，除了和金一、柳亞子兩人同持一個觀點以外，更提出先要進行家庭革命：

革命！革命！家庭先革命！

據說，這是因爲：

綜觀女權削弱之原因，半由親族愛情之羈勒，半由家庭禮法社會風俗之侵淫，而莫非由於君主立法之三千年如一日。

就在這一年，《江蘇》也發表了以“家庭立憲者”爲筆名的一篇《家庭革命說》，不僅內容大體相同，題目也是一樣。其要點是由於看出：“今吾中國普遍社會之家督，其權力如第二之君主”，所以主張“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以其家庭之有專制也”。這就是說：全國有國君在對全國實行其專制，家族有家長族長，在對全家全族實行其專制，家長族長是變相的國君。吳虞在清末就痛斥君主教主（孔子）兩種專制爲“天下有二大患”（《辨孟子辟楊墨之非》，見一九一〇年《蜀報》）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更發表《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篇長文，也說：“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

之壓力亦散”。這對舊傳統思想來說是敢於反抗的；但革命要先家庭而後社會，却是倒因為果的。

四、以強盜主義反奴隸主義

早在一九〇一年，《國民報》即發表一文，主張以“國民”反對“奴隸”，認為“奴隸與國民之別”在於有無權利、有無責任、有無自由、有無平等，有無獨立五者。“中國自開國以來，未嘗有國民”，“舉一國之人而無一不為奴隸”，這是“二十世紀之一大問題”。還有很激烈的《箴奴隸》一文，見於一九〇三年的《國民日日報彙編》。該文提出“強盜主義與奴隸主義，絕對相反”。天下祇有強盜主義“能衝決奴網羅者”。粗到強盜，精到所謂“武裝和平”，大到“革除國體之奴隸”，小到“革除個人之奴隸”，都不可不用強盜主義。他終於說出“吾料中國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將有強盜滿中國，在進行“破壞的破壞”；還有一個就是“建置之破壞”，天下將“轉移於社會黨”。異日革除奴隸之中心點，非斯人殆無與歸”。陳獨秀與蘇曼殊共譯雨果的《慘世界》，更痛罵孔子的奴隸教訓為“狗屁”。以西洋中產階級的平等說反對中國極不平等的三綱說的，有《直說》的《權利篇》，它以此為辨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實在是等於痛斥三綱禮教為禽獸。直到清代最後，還有憤民的《論道德》，主張以西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真道德代替中國的綱常名教的偽道德。民國初年，還有《民立報》指出孔教三綱之制，“成為中國人第二天性而不能自拔”。

反對奴隸主義者，並不限於革命派，改良主義派早就宣傳自由平等去反對奴隸主義，例如見於《清議報》者已不止一篇。麥孟華的《說奴隸》認為，奴隸是“與國民相對待而不齒於人類之賤稱”。國民才“有自由之幸福”。自秦漢以來，中國人的屈服於專制者已經二千餘年了。同時還有秦猛的一篇《說奴隸》，認為三綱說實是奴隸的木本水源。“自由之國無不平等。人與人平等，即國與國然後可以平等”。反之，以君當一國而國亡，以父當一家而家亡，以夫當一室而室亡，這同臣、子、婦無涉。因此，“欲脫奴隸，必先平等，平等無他，必先破三綱之說”。（以上詳見《清議報全編》卷二）

五、以無神論反各種迷信

無神論與有神論二者，中國古代一直在爭鬥。

清末主張無神論不少，如一九〇三年的《革天》一文，認為中國數千年“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敗當前即是之人道”，在“公理大明，人智增進，將衝決無量之羅網，大索同胞之幸福”的今天，實不“可訓”，而嘆道：“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因而主張“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就是說：要革命就要先革天之命。

再一年，有導迷的《無鬼說》，認為信鬼與信真理不兩立，“鬼者可信其必無”，而且指出“信鬼之害身家”，“信鬼之害全國”，而最後一句話是“世之信鬼者，其亦可以悟矣”。還有發表於《揚子江》的一篇《風水論》，指出古來“名賢達士，代不乏人，大不信風水者，亦更僕難數”。痛斥“術士